

髭
須

及
其
他

全其他

是須

莫泊桑原著

李青崖翻譯

霜楓
之三

髭

須

及

其

他

樸社發行

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出版

霜楓之三

髭須及其他

定價大洋四角

不許
翻印

原	翻	出
著	譯	版
者	者	者
莫	李	霜
泊	青	楓
桑	崖	社

發行者

上海廣西路
筱花園口

樸社發行所

髭鬚及其他目次

髭鬚·····	一
呢喃·····	一一
窗前的失敗·····	二九
代理人·····	四三
林中·····	五三
波宜發司式的命案·····	六五

髭鬚 Mustache.

親愛的呂細，此時甚麼新聞都沒有。我們只坐在客廳中，瞧着意外的雨。在這種惡劣氣候之中，大家簡直不能出去，於是我們只好演劇消遣。唉，我親愛的小友，現代的家庭劇本，真是無謂！玩笑的表情，竟和炮彈一樣，把一切都可以撞碎。沒有思想，沒有自然的風趣，沒有高尚的意味，甚麼出色之點都掃淨了。這些文學家真一點社會情形都不知道。他們對於我們所想象的所談論的，也完全茫然。他們錯認我們的習慣，意味和態度，我完全隨他們去幹，但是我不許他們認識這些事。他們有時爲着裝點細巧的表情，也造出幾個字謎，但是只好使得軍隊中人發笑；有時爲着裝點愉樂的表情，他們也把五十年來學生們在皮酒

館中所發的奇論，傳述傳述，但是却很遠遠地費去他們許多思想。

我們始終演劇，但是我們一共只有兩個女的，於是我的丈夫也來扮一個醜了頭。爲着這個，他便把髭鬚剃了。你完全想像不到，我親愛的呂細，這件事簡直叫他變了樣子！倘若他以後再不將髭鬚養好，我也許不能專心愛著他，這真使我厭惡。

真的一個沒有髭鬚的男子，不算是一個男子。我不愛長髯，那個只表現一種脫落的神氣。但是髭鬚呵！髭鬚對於牡姓的面孔，是不可少的物件。不能不能，你永遠不能想象這件嘴唇上的小毛刷子對於眼睛和……對於……夫婦關係的好處。在這一點上，我得着許多不敢向你明寫的迴想。將來我很願向你……輕輕地說。但是對於表現那許多情狀，我很難得着相當的字眼，不過僅僅可

以得著相代的罷，其中還有許多我不敢在紙上描寫的旖旎印象。總而言之，選用題材尤其困難，尤其費斟酌，尤其佶屈，應該要有一科極廣的專門學問，或者可以把這事安穩穩達到。

唉！倘若你真的不懂，這就更壞了。我的親愛的，你在字裏行間仔細試讀罷。是的，我丈夫剃了髭鬚走到我跟前的時候，起頭我就悟到我永遠不會有小丑或說教者的滑稽。末了到了我單獨和他對着的時候，就更壞了。呵！我們親愛的呂細，你永遠別讓沒有髭鬚的男子給你接吻呀。這樣的接吻，是索然無味的，索然，絕對的索然！這個沒有妙境，沒有神髓，這種神髓和這種……胡椒（刺戟物）似的，這種道地接吻的胡椒。髭鬚在這種境界，簡直算得是辣椒。

你想想罷，你推想人家拿一張乾的或濕的皮紙攔在你嘴唇上的滋味罷，

這就是剃了髭鬚的男子的溫存滋味。這滋味的價值一定不過如此。

究竟髭鬚的誘惑力是從那兒來的呢？你一定會這樣向我說。我知道嗎？他

——髭鬚——起頭微微地鮮美地使你麻着，未曾碰到嘴唇，已經覺得蘸着些兒麻了。這麻，這有滋味的麻，一會兒穿過你的全身走到脚尖兒頭上了。就是這個和你溫存，使你的皮膚受感，給你的神經受一個會教你輕輕說一聲「哈」，如同驟然遇着嚴寒的那樣的甜美波動。

於是在頭頸上！是的，你難道從來沒有在項頸上感觸過髭鬚嗎？他使你心醉，使你一身拳縮，他從你脊梁上往下走，一逕跑到你的指尖兒上。你一定把身子彎着，肩膀聳着或者頭偏着，你心中想避開，但是仍然待着，這真是令人傾倒而雋美滋味，這真是好得了不得的滋味。

并且還有……真的，我不敢說了一個愛你的丈夫，完全愛你的丈夫，他知道尋找許多可以藏伏唇吻的小窩兒，許多差不多只有本人可以知道的。唉，倘若沒有髭鬚，這種接吻就失去許多滋味，並且有些不合宜的地方還沒有計算在內。你盡你的能力解釋這個罷。至於我一方面，有我尋到的理由。沒有髭鬚的嘴唇和沒有穿衣的裸體一樣，我們永遠該當穿衣，少一點都可以，但是總要有造物！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我不敢用別的名詞，——對於愛情藏伏的地方，有意給我們肉體上都留下一層遮蓋。我覺得剃去髭鬚的嘴唇，和藏在濯濯童山中而朝夕有人玩品的泉水一樣。

我記起一個政治家說的一句話，這話在我腦中已經徘徊三四個月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丈夫拿着報紙把農林總長梅陵君新奇的演說念給我聽，這梅陵君

現在是否在職，我却不知道。

我當時并沒留意，不過梅陵君的名字，却使我受打擊了。我不知爲着甚麼，記得這名字在劇本見過的，我以爲是一個鄉下姑娘的名字。梅陵君說：「世上沒有無農業的愛國心！」那末我也尋找一句，我寧言世上沒有無髭鬚的愛情。不過人家說這話之時，總像有點兒奇怪，可不是嗎？

世上簡直沒有無髭鬚的愛情！

「世上簡直沒有無農業的愛國心」這是梅陵君的話，並且他很有理由，這位總長，我目前參透這個了！

在別的一個觀點看來，髭鬚依然是重要的，他固定面目的神情。他裝點你柔和的不怒而威的莊嚴的氣概！長髯滿腮的人，在他的面目內，從來沒有精細

的態度，一切的傳神的地方都遮住了，我們要知道腮頰之間，對於懂得的人，可以傳出許多意思呢。至於祇有髭鬚的人，可以保存他的神情，同時還有他的精細態度。

他們的樣式是很變動的。這些髭鬚，有時是捲的，縐的，翹然的。他們彷彿是愛戀婦女的最前表示！有時他們是尖的，有角的和針鋒一樣。這種髭鬚表示好飲酒馳馬，和戰鬥的牌號。有時他們是肥膩的，倒垂的，可怕的，這種偽大的髭鬚常常隱伏高尚的性格，隱伏一種和弱性相近的好意，隱伏一種和羞澀相近的柔情。

並且在髭鬚之中，我最傾倒的就是那法蘭西式，完全法蘭西式，這式是由我們遠祖高盧民族傳下來的，他多久就成了我們國性的徽號。

他是誇大的，慇懃的，勇敢的。他沾着一點兒酒，便客客氣氣地笑着。至於滿腮的長髯，無論做甚麼，都是笨的。

唉，我忽然記得一件使我哭乾眼淚的事，現在想起，這事專使我愛着男子們脣上的髭鬚。

這時正是普法戰爭，我在父親家中住着，我還是一個幼女。有天他們在我們別墅附近戰爭。從早晨起，我便聽見槍砲之聲，夜間有一個德國上校走進我家，並且安歇着。次日他便走了。於是有人通告，說附近有許多死屍在田裏。父親叫他屍首運到我們家中，預備可以一齊叢葬。他便一個個地擺在杉樹夾道兩邊，以便將來搬運；不久便有點發臭了，大家只好一面用些泥土掩着，一面候着把大坑掘好。因此只看見許多閉着眼睛，如同從地層下面伸出來的和泥土

一樣顏色的頭。

我決定去看看，等得瞧見兩行可怕的面目，我恐怕使我惡心，於是便一個一個地仔細端詳着，揣測他們活著的樣子。

軍服完全被泥土蓋沒了，然而陡然之間，我親愛的小友，陡然之間，我從髭鬚的異點，辨別許多法蘭西人！

有好幾個還是在打仗那天整了容的，因為他們到了最後的光陰，依然愛俏皮呀！然而鬍子却有點重新長出，因為你要知道，人死以後，鬍子依然生長。又有好幾個大約整了容有七八天了；但是通通留着法國式的髭鬚，並且很容易辨別。他們彷彿說：「別將我和長髭的朋友混在一處，小朋友，我是你一個同胞。」

點！

我哭着。唉！倘若我不會如此地分辨這些可憐的死屍，我也許還哭得很一

這些話我不應當向你說。我現在很寂寞，不能和你多談了。再會罷，我親愛

的呂細，我和你親吻。鬚鬚萬歲！

尙痕啟。一八八三，七，三十，瑣爾城發。

基德，莫泊桑錄。

呢喃 Josephi.

伊們都醉了，完全醉了，淮西艾伯爵夫人和卡爾登男爵夫人。

伊們在一所望得見海濱的玻璃廳子內，相伴着吃伊們的夜膳。初夏夜晚的溫暖新鮮的南風，從開著的窗戶吹進，真是一種海洋的薰風。這兩個躺在睡椅上的青年婦人，慢慢地一點一滴地喝那種沈香酒，一面還吸着紙烟，於是伊們就談到許多腹心的密事，許多只可以由意外的嬌柔醉態引到伊們脣邊的密事。

伊們的丈夫在這日午後回巴黎去了，把伊們留在這個冷靜的小海灘上。他們特意選了這地方，因為可以避去時髦地點的風騷遊客。他們七日之中，總有五天離開他們的妻子。他們很怕甚麼田徑的散步哪，草地的冷食哪，游水的

練習哪，和那種濱水城市中浪子的情急態度，所以對於堤鋪，艾特乃大，和特魯城等處，都覺是可怕的地方。他們便在菲岡附近的石城，租了一所本地鄉下人所蓋又空著的房子，把他們的妻子都送到那裏避暑。

伊們都不愉快，一心想發明些事情來散心，伯爵夫人曾向男爵夫人要求一頓喝香賓酒的精美飲食。這回伊們先行自己下廚，盡興取樂，然後才欣然取食，並且放量喝酒，以止伊們的喉管因在火爐傍邊受熱所生之渴。現在伊們的話箱開了，本性也迷了，大家都吸著紙烟，慢慢地喝着沈香酒，伊們完全不知道各人所講的話。

男爵夫人比伊的女友的興致，還要蓬勃一點，把兩隻小腿蹣在一張椅子的靠背上，伊說道：